

## 秋天的况味

王 超

于四季而言，我还是喜欢秋天。就因为，春天太闹，夏天太吵，冬天太清。惟秋，静。

静中能散步，能沉吟，能读书，能入禅，能观天地之变化，能思古今之往来。可以诗，可以赋，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登滕王阁，可以遥想王勃一袭青衣，高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登岳阳楼，可以遥想范公之胸怀浩荡，长吟“居庙堂之高当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登奉节城，可以遥想杜子美之苍凉，慨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古人尚气。崇骨气、正气、生气、朝气、静气、书卷气；斥邪气、暮气、匪气、戾气、怒气、妖气、铜臭气。万物皆有气。生气以春为盛，阳气以夏为盛，阴气以冬为盛，而秋以静气为盛。水深静流，静以俭德，皆从静中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人形诸于怀，故而发之。或诗或歌或舞，不一而足。气与人，相互影响，彼此相通。故文章诗词，多景语。人之悲欢离合，皆托于草木鱼虫；自然之荣枯生灭，又触人之喜怒哀乐。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语亦是景语。天人合一之理念，根植于国人的骨髓，不易变之。

然，天地万物，四时相替，循环往复，永无穷尽。四时亦各呈其色，各类其美，各有其味其气其境其界。与之相应，文化亦各有其气其味。如有季节之味，有草木之味，有雨雪之味，有江湖之味，有山水之味。若以季节划分古人之季节味，姑妄度之，孔子、曾子、李煜、黄庭坚有春天之味；墨子、杨雄、龚自珍有夏天之味；韩非子、韩愈、章太炎、鲁迅有冬天之味；老子、庄子、嵇康、苏东坡、张岱有深秋之味。深秋之味，又为何味？久经风霜，老辣老到，寒气入骨，深邃透心。如香山霜叶，又如垂于瓜棚下之老南瓜。书画亦是如此，八大山人、黄宾虹、石鲁，走墨着色，亦俱有深秋

之味。至于民国文人，含秋之味，更数不胜数。鲁迅写过《秋夜》，郁达夫写过《故都的秋》，叶圣陶写过《没有秋虫的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作家笔下有秋色秋味秋意，皆成为名篇，其中原由，耐人寻味。秋天是一种文化情结，也是文化成熟期的瓜熟蒂落。这不应是偏爱，更不应是偏见，倒像是文化密码的排列。

秋天的味道，不同于春天的味道，最让人怀念的是鲈鱼。《晋书·张翰传》载：“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遂弃官不做，命驾而归。途中他诗笔一挥，写下《思吴江歌》：“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莼鲈之思虽说的是江南，但鲈鱼之肥却也引得人垂涎欲滴，勾起肚中馋虫。民国时叶圣陶写给施蛰存的一封信，也提到鲈鱼，格外有人情味，现摘录如下：“蛰存先生：承饷鲈鱼，即晚食之，依来示所指，至觉鲜美。前在松江尝此，系红烧，加蒜焉，遂见寻常。俾合家得饫佳味，甚感盛贻。今晨得一绝，书博一笑。红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醺。滋味清鲜何所拟，上元灯里诵君文。”这封信札写得摇曳多姿，称得上绝妙二字。似秋天的鲈鱼，清鲜。

秋天的花，当属菊花。然世人总要与不惧风霜严寒，与圣人君子硬生生扯上关系，太功利化，不喜。独喜桂花。繁繁点点，细若米颗，隐于枝头叶间。其香清远，不馥郁，不妖娆，恰到好处，于鼻息间飘云荡雾，收敛而放肆。雨后桂花尤佳，清冷冷的，隐隐的秋味秋意秋凉。易安居士赞其花中第一流，我是赞同的，不为过。当然，喜欢的还有荷花，喜的不单是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荷，更有秋日风中的残荷。于残阳下茕茕孑立，茎秆仍支撑着叶子，像古旧

的破船在池边摇晃。有风吹来，水里扬起粼粼忧伤，一汪一圈荡漾开来。这倒让我想起诗经中的句子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这个先秦的女子，在荷塘边见到一个美男子，彻夜思念难以入眠，竟至于涕泗滂沱。诗有些夸张，但女子的可爱，女子的思无邪，像青莲一样令人难忘。而今，几千年前的荷畔之人，几千年前寤寐无为的女子，早已归为尘土。可其花其人其情，犹若于眼前。有如承天寺上空的月色，积水空明，铺满大地，绵绵无穷。

秋天的行云，秋天的流水，亦令人沉迷沦陷。云，干净；水，澄澈。云落水中，是一境；行云流水入，是另一境。古人皆尚文章书法如行云流水。《庄子》《兰亭集序》，行文走笔，汪洋恣肆，行与当行，止于当止，不见阻塞，情不自禁。情的美好正在不自禁，情的痛苦也在不自禁。不自禁如同秋水伊人。故胡竹峰在《秋水》一篇中云：春水青嫩鲜亮，人生第一阶段；夏水走泥，洪波涌起，人生第二阶段；秋水无声绵延，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人生第三阶段。此喻无不道理。

今晚，台风已至，秋雨潇潇。关门闭户，灯下读苏东坡《赤壁赋》，“壬辰之秋，七月既望，霜露以降，木叶尽脱”。顿时通体清凉，一片萧瑟。这些年，越来越喜欢老子、杜甫、苏东坡、张岱、知堂老人，更喜欢追忆似水年华。说到追忆，似是秋之标志。于我而言，人生差不多已站在孔老夫子站过的秋水边上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多少人事，都在秋风秋水中老之将至，老之已至。还有什么不老呢？我想，只有老子不老，庄子不老，屈子不老，苏子不老。还有，就是我眼前的清风明月不老，唧唧虫鸣不老。其他的，还有什么呢？我一时倒想不起来了。

## 我的扶贫故事

孙 欣

那是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  
有两家人写进了  
我的帮扶笔记  
我的扶贫故事  
就从这时开启

我把三口之家小女孩轻轻揽在怀里  
上苍嫉妒她天使般的美丽  
给了她些许的折翼  
瘫坐在床上的七尺男儿  
埋怨着自己不争气  
蜷缩在墙角的妇女  
用彻骨的冷阻挡着我的暖意

四口之家的汉子  
正在为没筹到买猪饲料的款  
唉声叹气  
妻子抹去眼睛里  
即将淌出的泪水  
他们的一双儿女两地学习  
沉重的负担压得男主人无法喘息

一户一方案  
一人一措施  
精准扶贫把责任担当起  
帮落实政策春风化雨  
帮解决困难压实做细  
帮转变观念把精气神鼓起来  
两不愁三保障安全饮水  
小康路上决不让一人掉队

这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天  
小女孩的父亲坐在轮椅上  
抖音展示生机勃勃的小菜园  
她的母亲拉着我的手笑容灿烂  
这时一双手蒙住我的眼睛  
猜猜我是谁  
我早已熟悉了你的声音  
可爱的小宝贝

这时我的手机铃声阵阵颤  
欢快的话语  
跳跃在耳畔  
俺家的母猪又下了九个仔  
忙得俺一夜没合眼  
俺把今年的收入算一算  
不想发财都很难

此时的我感慨万千  
党和政府的温暖  
滋润着  
每一个贫困户的心田  
奋斗有我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我见证了两个家庭美丽嬗变

美好生活真真切切就在眼前  
小康路上  
我们手挽手肩并肩  
好日子红红火火  
越来越甜

## 古镇·清风

韩 磊

驾着时光  
乘着清风  
穿梭到千年的古镇  
古色古香  
门庭若市  
繁荣如盛开的百花  
我陶醉于此  
几分柔情  
几分潮涌  
岁月缠绵着幽长  
一盏春夜的花灯  
唤醒了朦胧缥缈的生灵  
这是梦又非梦  
惆怅的清风  
飘过历史的沉眠  
把春秋拉长  
我把隋唐的风景  
搬到庚子年的辰宇  
于清风里  
抚一曲绿山翠梅、流水知音  
吟诵千年奔流不息的奔腾  
让风尘迢迢的烟雨  
化作长虹

## 初秋吟

梁永坚

夏去秋光踮户开，  
千门物事竞新裁。  
蝉声渐次随风去，  
榴果悠然挂壁来。  
抗疫还乡烟未散，  
防洪班士鼓开催。  
多难兴咏今时现，  
悦我中华盛世回。

秋有深浅，犹如春分早暮。

故乡的浅秋，一条小路，收拢了季节的底色。双脚踏上小路，恍惚时光倒流，身心犹如候鸟体验一次熟悉而又陌生的归途。

说是路，其实是沿着河边一条小道，小道上原本长满了青草，被村上人和牲畜蹂躏多了，便形成一条若隐若现的路。路边的青草从春天到夏天都充满了生长的欲望，似乎要挣脱土地的约束，眼前依然茂盛。然而，细细瞅来，那深绿的叶片似乎失去了往日的风头，绿色中泛出淡淡的青黄。浅秋，依然有晨露在草尖上行走，圆溜溜的露珠闪着珍珠般的亮光。我不知道，那一根纤细的草叶，是如何吸纳夜间水汽精华，将晨露魔幻般凝聚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模样。

东方先是鱼肚白，后来一片片鱼鳞似的云片开始散开，远远望去，像从一个点向天空撒出一张巨网。朝霞开始从网的缝隙中射出，在我眼前发出明晃晃的光亮，如同一根根带刺的银针，也把路边的草叶和树叶染得鲜亮。阳光照在身上，依然有一种温热，却失去了盛夏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本来没有风，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衣襟被轻轻撩起，手上、脸上有一种被吹得痒痒的感觉，像是儿时母亲呼出的气息。我不知道风从哪儿吹来，揉了揉惺忪的眼，依然看不到风的身影，只能感受它轻柔的抚摸。风吹到路边粗壮的杨树上，树叶在树枝上摇晃，发出一片沙沙声响。有几片泛黄的叶子荡秋千似得飘落下来，铜钱般大小，落在我脚旁。我这才注意到，路面和路边草棵里，已经有了零零星星的落叶。落叶虽无声，却默默遵从着时节的号令，听从大地无声的召唤。

路边的草丛里有虫鸣声，叽叽唧唧的。虫子鬼魅机灵，本来唱得很欢，一有风吹草动，立马禁声，等到脚步一离开，又开始聒噪。这些虫子，我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从春天开始，它们就开始鸣叫，像是诉说欲望，村庄、田野、道路，甚至河塘边，只要仔细聆听，到处都有，只是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墙缝里，草丛中，砖石下，每一处，都是它们藏身之所。我认识一种叫金铃子的鸣虫，奇怪的是它的叫声不是从嗓子里发出的，而是震动翅膀发出的声音，那声音却一样尖锐、嘹亮。入了秋，它们的叫声开始变得有些嘶哑，像一个人进入成年之后，原本清晰的音质，不知不觉掺杂些混音。虫子鸣叫应该是出于一种动机，如同鸟儿的啁啾，不一样的，不同时节，它们的鸣叫也发生微妙妙的变化。虫子生活在人们眼皮底下，与人相伴相随。我想，它们的鸣叫声不止是表达一种生理需求，也在宣告，脚下的土地亦是它们的家园。

路边的河，是一条水沟。在水乡，这样的水域通常都被称为“沟”。河与沟的区别，除了大小长短之别，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河一般是天然形成，而沟多半靠人工开挖。在水乡，这样的河沟比比皆是，如同上苍挥动巨椽之笔，在大地上留下特殊的印记。沟与河纵横交错，沟连着河，河连着沟，时间久了，彼此也没有明确的界限。我熟悉这里的河沟，就像熟悉通往村庄的每一条小路。儿时，河沟是我们天然的浴场，也是游乐的天

## 浅 秋

姚中华

堂，一到秋天，蓬蓬勃勃的菱角菜挤满水面，细小的菱角花探头探脑地露出水面，而菱角却隐秘在细长的菱角梗上，常常等不到它们成熟，我们便下河去采摘。有一些不知名的水草，企图在水面抢占一席之地，无奈菱角菜是村庄人种植的，有人的庇护，水草总是成不了气候。

如今，村庄里的人有的搬到了城里，有的外出打工，留下的多半是老人和孩子。人少了，河沟里菱角也少了，野生的荷叶却蓬蓬勃勃，成了一方水域的主宰者。野荷的荷叶没有家荷硕大，挺拔，通常成片拥挤在水面上，依赖水面生长，但它的花朵极其娇艳，妖娆中透着野性。野荷花叶片粉红，柔嫩，极像桃花花瓣。一支支花剑窜出水面，亭亭玉立，花朵打开的时候，露出娇嫩的黄色花蕊，常常引得水面上蜻蜓忘记“点水”，围着它嬉戏起舞。我不知道，一条其貌不扬普通的水沟，怎么会生长出如此娇艳的花朵；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怎么会呈现出着如此绚烂的色彩。大自然的神奇真是无处不在，这些平时无人问津的野荷，身上也藏匿着令人费解的奥秘。

路边不时能看到成片的梨树、柿子树。树叶渐渐枯黄，果实却在一天天成熟。硕大的梨子矜持藏在树叶间，等待采摘；而圆圆的柿子，青嫩的皮面上开始泛起点点红晕。随着季节的推移，柿子红晕会一天红似一天，等到深秋，它们会挂在光秃秃的枝头，像一只只红灯笼。记得小时候，水果稀罕，路边的梨子、柿子是我们觊觎的对象，没人的时候，常常偷摘解馋。现在，走到梨树、柿树下，尽管它们依旧诱人，却没有丝毫采摘的欲望。

小路快到尽头，视野也变得开阔，成片的稻田在眼前铺展开来。按照品种划分，这是稻谷中的晚稻，中秋前后便可收割。成熟的稻穗，密匝匝拥挤在田间，晨光中一片金黄，像是在大地上铺上一层金色的地毯，每一棵稻穗都闪耀着金属一般的光泽。几只家燕在金黄色的稻浪上相互追逐，翩翩起舞，像是提前为农人举办庆丰的舞会。稻田的田埂旁，种植的是青豆，入秋后，依然长势旺盛。水乡人惜土如金，就连田埂边巴掌大的地方也不会让它闲着。记得儿时，母亲把这些田边地头边角地带，打理得井井有条，种上瓜豆，家中不仅一日三餐能吃上新鲜素菜，吃不完拿到街上卖，还是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此时，一行行绿色的豆棵如同给金色的稻田镶嵌了一道翡翠。本无诗意的劳作，却造就了诗意一般田园意境。

远处的山峦原本是青黛色的，几场秋风秋雨过后，绿色开始退场，一些浅黄色从山涧、山脊慢慢铺展开来，呈现出浅黄与深绿相互交织的色彩，远远望去，像一幅写意山水画。我不能确定那些山体上生长一些什么样的树木，而它在一年四季中变化的景色，却是我曾经最为熟悉的面孔。

忽然想起一位诗人的诗句：大地上所有的色彩，都是对季节的一种表白。

浅秋的色彩浓而不艳，柔而不娇，表白的是含蓄，是深沉，是大地走向丰腴成熟前的一种前奏和铺垫。

于我而言，遇见浅秋，一如遇见久别重逢的朋友。

## 飞虫闹剧

李广文

前几天，家里闹了一场风波。事情是由米面里生出的小飞虫引起的。我老伴是淮北人，喜欢吃面食。平时见了面粉卖价贱了点就想要，并且一买就多。短时间吃不完，一经梅雨季就会生虫。生的最多的是小软虫，也有硬壳虫。软虫白白的长长的，不停地在米面里蠕动咀嚼，像蚕一样一天天肥胖。于是就钻出口袋往墙上爬，选择比较隐蔽的墙角安营扎寨，随即变成了蛹。过段时间，这些营寨里就会钻出一个个小飞蛾。

软虫硬虫，筛一筛影响不大，可这一个个小飞蛾可了不得！它们群魔乱舞，满屋子乱折折腾，看起来很渗人。一天晚上，儿媳妇在房里上电脑汇总公司资料，这小飞蛾居然一个个扑闪过去，萦绕在电脑周围。好不气人！撵了这个，又跑来了那个。站起来一看，满屋子里都是。女人胆子本来就小，目睹这一幕场景，自然是不寒而栗。罢了工作不说，还害得一夜没睡好。